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鐵樹記 第十二回 許旌陽四次斬蛟 龍王太子輔孽龍

卻說吳彭二君與那七八百蛟黨並孽龍廝殺，孽龍招取黨類一湧而至，在上的變成無數的黃蜂，撲頭撲腦亂打；在下的變成滾滾的長蛇，遍足亂繞。孽龍更變作個金剛菩薩，無長不長無大不大，手執金戈與吳君彭君混戰。好一個吳君！又好一個彭君！上殺個雪花蓋頂，戰住狂蜂；下殺個枯樹盤根，敵住長蛇，中殺個鷄子翻身，抵住孽龍。自未時殺起，殺近黃昏。忽真君同著諸弟子到來，大喝一聲：「許遜在此！孽畜敢肆虐麼！」諸蛟皆有懼色，孽龍見了真君，咬定牙根，要報前仇，乃謂群蛟曰：「今日遭此大難，我與爾等死無嗚類矣。」於是諸蛟踴躍言曰：「父子兄弟，當拼命一戰，共決雌雄，奈何怯乎？」遂與孽龍精力戰真君。怎見得利害：

愁雲蔽日，殺氣漫空。地覆天翻，神愁鬼哭。仙子無邊法力，妖精許大神通。一個萬丈潭中孽怪，舞著金戈；一個九重天上真仙，飛將寶劍。一個稜稜層層，甲鱗竦動；一個變變化化，手段高強。一個呵一口妖氣，霧漲雲迷；一個吹一口仙風，天清氣朗。一個有蛟子蛟孫助他耀武，一個有仙徒仙弟佐他揚威。一個領蛟子蛟孫戰真仙，恰好似八十萬曹兵鏖赤壁；一個同仙徒仙弟收妖孽，卻好似二十八漢將關昆陽。一個是妖孽中數他作班頭，一個是神仙中推他為領袖。一個翻江流攪海水，重重疊疊湧波濤；一個撼乾樞搖坤軸，烈烈轟轟運霹靂。一個要為族類報了冤仇，一個要為生民除將禍害。

正是：

兩邊齊角力，一樣顯神機。

到頭分勝敗，畢竟有雄雌。

卻說孽龍精奮死來戰真君，真君正要拿住他以絕禍根，那些蛟黨終是心中懼怯真君的，弟子們各持寶劍或斬了一兩個的，或斬了三四個的，或斬了五六個的，噴出腥血，一片通紅。周廣一劍，又將孽龍的第二子斬了。其餘蛟黨一個個變化走去。只有孽龍與真君獨戰，回頭一看，蛟黨無一人在身旁也，只得跳上雲端，化一陣黑風而走。真君急追趕時，已失其所在，乃同眾弟子回歸。真君謂吳猛曰：「此番若非君之法力，數百萬生靈盡葬於波濤中矣。」吳君曰：「全仗尊師殺退蛟孽，不然，弟子亦危也。」

卻說孽龍屢敗，除殺死族類外，六子之中已殺去四子，眾蛟黨恐真君誅己，心怏怏不安，盡皆變去，止有三蛟未變。三蛟者其二蛟係孽龍子，其一蛟係孽龍孫，藏於新建洲渚之中，其餘各變形為人，散於各郡城市鎮中，逃躲災難。一日有真君弟子曾亨，入於城市，見二少年狀貌殊異，鞠躬長揖曾亨，問曰：「公非許君高門乎？」曾亨曰：「然。」既而問少年曰：「君是何人也？」少年曰：「僕家居長安，累世崇善，遠聞許公深有道術，誅邪斬妖，必仗神劍，願聞此神劍有何功用？」曾亨曰：「吾師神劍功用甚大，指天天開，指地地裂，指星辰則失度，指江河則逆流，萬邪不敢擋其鋒，千妖莫能撓其銳。出匣時霜寒雪凜，耀光處鬼哭神愁，乃天賜之至寶也。」少年曰：「世間之物，不知亦有何物可擋賢師神劍而不為其所傷也？」曾亨戲謂之曰：「吾師神劍惟不傷冬瓜葫蘆二物耳，其餘他物皆不能擋也。」少年聞言，遂告辭曾亨，相別而去。曾亨亦不知少年乃是蛟精所變也。蛟精一聞冬瓜葫蘆之言，盡說與黨類知悉。

真君一日以神劍授弟子施岑、甘戰，令其遍尋蛟黨誅之。蛟黨以甘施二人追尋甚緊，遂皆化為葫蘆冬瓜，泛滿江中。真君登秀峰之巔望之，乃呼施岑、甘戰謂曰：「江中所浮者，非葫蘆冬瓜，乃蛟精餘黨也。汝二人可復水內斬之。」於是施岑、甘戰飛步水上，舉劍望葫蘆亂吹，蓋冬瓜葫蘆乃是輕浮之物，一砍即入水中，不能得破。正懊惱之間，忽有過往大仙，在虛空中觀看，遂令社伯之神變為一八哥鳥兒，往施岑、甘戰頭上叫曰：「下別上，下別上。」施岑大悟，即舉劍自下別上，滿江蛟黨約有七百餘性命，連根帶蔓悉無嗚類。江中碧澄澄流水，變為紅滾滾波濤。止有三蛟未及變形者因而獲免。真君見蛟黨盡誅，遂封那八哥鳥兒頭上一冠，所以至今八哥兒頭上皆有一冠。真君斬盡蛟黨，後人有詩歎曰：

神劍稜稜辟萬邪，碧波江上剔葫瓜。

孽龍黨類思翻海，不覺江心殺自家。

且說孽龍精所生六子，已誅其四，蛟黨千餘俱被真君誅滅，止有第三子與第六子，並有一長孫藏於新建縣洲渚之中，尚得留命，及聞真君盡誅其蛟類，乃大哭曰：「吾父未知下落，今我等兄弟六人，傳有子孫六七百，並其族類共計千餘，今皆被許遜剿滅，止留我兄弟二人，並一姪在此。吾知許遜道法高妙，豈肯容我叔姪們性命？不如前往福建等處逃躲殘生，再作區處。」正欲起行，忽見真君同弟子甘戰、施岑卒至，三蛟急忙逃去。真君見一道妖氣冲天而起，乃指與甘施二人曰：「此處有蛟黨未滅，可追去除之，以絕其根。」真君遂與甘施二人飛步而行，躡蹤追至半路，施岑飛劍斬去一尾，追至福建延平府地名■洋九里潭，其一蛟即藏於深潭之中。真君召卿人謂曰：「吾乃豫章許遜，今追一蛟精至此，伏於此潭，吾今將竹一根插於潭畔石壁之上，以鎮壓之，不許殘害生民，汝等居民勿得砍去。」言畢，即將竹插之，乃囑之曰：「此竹若罷，許汝再生。此竹若茂，不許再出。」至今潭畔，其竹母若凋零，則復生一筍成竹，替換復茂。

更有一蛟被真君與甘施二人趕至福建建寧府崇安縣。有一寺名懷玉寺，其寺有一長老，法名全善禪師，在法堂誦經，忽見一少年走入寺中哀告曰：「吾乃孽龍之子，今被許遜剿滅全家，追趕至此甚可憐憫，望賢師救我一命，後當重報！」長老曰：「吾聞豫章許遜，道法高妙，慧眼通神，吾此寺中何處可躲？」少年曰：「長老慈悲為念，若肯救援小人，小人當化作粟米一粒，藏於賢師掌中，待許遜到寺，賢師只合掌誦經，方保無事。」長老遂以允諾。少年即化為粟米一粒，入於長老掌中躲訖。真君與甘戰、施岑二人趕入寺中，謂長老曰：「吾乃豫章許遜，趕一蛟精至此，今在何處？可令他出來見我。」長老也不答應，只管合掌拱手，口念真經。真君不知藏在長老掌中，遍尋不見，遂往寺外前後各處尋之；並不見蹤跡。施岑曰：「想蛟精去矣，吾等合往他處尋趕。」

卻說蛟精以真君去寺已遠，乃復化為少年，拜謝長老言曰：「深蒙賢師活命之恩，無可報答，望賢師吩咐寺中，看令七日七夜不要撞鐘播鼓，容我報答一二。」長老依言吩咐師兄弟弟，徒弟徒孫等訖。及至三日，只見寺中前後狂風頓起，冷氣颼颼，土木自動，長老驚謂僧眾曰：「吾觀孽龍之子本是害人之物，得我救命，教我等七日七夜不動鐘鼓，今止三日，風景異常，想必是他把言語哄我。若不打動鐘鼓，莫說望他報恩，此寺反然遭害。那時悔之晚矣。」於是即令僧眾撞起那東樓上華鍾，那鍾兒響了一百單八聲，榮榮汪汪，正是梵王宮裡鯨音吼，商客舟中夜半聞。又打起那西樓上畫鼓。那鼓兒響了一個三起三煞，丁丁東東，正是儼若雷鳴雲漢上，恍疑鼙吼海濤中。那蛟精聞得鐘鼓之聲，吃了一驚，即轉身變為少年，回到寺中，來見長老言曰：「台前日吩咐寺中七日勿動鐘鼓，意欲將寺門外前後高峻之處蕩成萬畝良田，報答吾師活命之恩。今才三日，止將□□□□蕩得平些，滾有泉出，未及如數。而吾師即動鐘鼓□□□□。」長老以狂風頓起、山動地動為對，那少年不勝□□□□，乃令人往寺外前後觀之，但見高峻之處皆蕩得坦平，□□水流不竭，至今懷玉寺中不止千擔穀種良田，蓋亦蛟精報恩所致。卻說真君離了寺門，遍尋不見蛟精，乃復回高處望之，只見妖氣依原還在寺中，乃與甘施二人又來寺中尋覓。其蛟精知真君復來，即先化為一僧拜辭長老言曰：「吾族中有眾千餘，皆被許遜誅滅。兄弟六人，已亡其四，吾父又未知存亡何如。吾今悔改前非，修行悟道。」言畢垂淚而別。真君果復至寺中，只見妖氣出外，遂乃躡跡迫至建陽地名葉墩，遙見一僧，知是蛟精所變，乃令甘施二弟子迫趕至近。甘施意欲斬之，真君連忙喝住，曰：「不可。此物雖是害人，今化為僧，量必改惡遷善。」遂叱曰：「孽畜，吾今赦汝前去，汝務要從善修行，勿害生民。吾有諦語吩咐與汝，勞心記著：逢湖則止，逢仰則住。」吩咐以畢，遂縱之而去。甘戰叱曰：「孽畜，我師父饒了你性命，再不要害人！」施岑亦叱曰：「孽畜，你若不遵我師父諦語，再若害人，我擒汝就如反掌之易。」

那僧含羞亂竄而去，脫離了葉墩地方。來至一村，前有一山，遇一牧童，其僧乃問曰：「此處是何地名？」牧童答曰：「此處

地名貴湖，前面一山名曰仰山。」僧聞牧童之言，乃大喜曰：「適聞承真君吩咐，逢湖則止，逢仰則住。今到此處，合此二意，可以在此居住矣。」遂憩於路旁水田之間，其中間泉水四時不竭，後乃名龍窟。即於仰山修行，法名古梅禪師，遂建一寺名仰山寺。其寺當時乏水，古梅將指頭在石壁上亂指，皆有泉出其寺，由糧亦廣。真君即於葉墩立一觀，名曰真君觀。遙與仰山相對，以鎮壓之。卻說真君又追一蛟精，其蛟乃孽龍第一子之子，孽龍之長孫也。其蛟直走至福州南台躲避，潛其蹤跡。真君命甘施二弟子遍處尋索，乃自立於一石上，垂綸把釣。忽覺釣絲若有人扯住一般，真君乃站在石上，用力一扯，石遂裂開。只見扯起一個大螺，約有二三丈高大。螺中有一女子現出，真君曰：「汝妖也。」其女子雙膝跪地，告曰：「妾乃南海水侯第三女，聞尊師傳得仙道，欲求指教修真之路。故乘螺舟，特來相叩。」真君乃指以高蓋山可以修煉之所，且曰：「此山有苦參甘草，上有一井，汝將其藥洗於井中，飲其水，久則自可成仙。」遂命女子復入螺中，用巽風一口，吹螺舟浮於水面，直到高蓋山下。女子乘螺於此，遂登山採取苦參，甘草等藥，日於井中洗之。飲其井水，後女子果成仙而去。

卻說施岑、甘戰回見真君言：「蛟精無有尋處。」真君乃白高山絕頂以望，見妖氣一道隱隱在福州城開元寺井中噴出，乃謂弟子曰：「蛟精已入在井中矣。」遂至其寺中用鐵佛一座，置於井上壓之。真君收伏三蛟已畢，遂同甘戰、施岑復回豫章，再尋孽龍誅之。後人有詩歎曰：

迢迢千里到南閩，尋覓蛟精駕霧雲。

到處留名留異跡，今人萬古仰真君。

卻說孽龍既不能沉沉豫章，其族黨變為瓜葫，一概被真君斬滅，所生六子，斬了四子，只有二子一孫，未知下落。越思越惱，只得又奔往洋子江心，見了火龍父親，哭訴其事。火龍曰：「四百年前孝悌明王傳法與蘭公，卻使蘭公傳法與謔母，謔母傳法與許遜。吾知許遜一生，汝有此難久矣。故我當時就令了鼃帥，統領蝦兵蟹將，要問他追了金丹、寶鑿、銅符、鐵卷之文，誰知那蘭公將我等殺敗，我彼時少年精壯，已不奈蘭公何了。今日有許多年紀，筋力憔悴，還奈得許遜何？這憑你自去。」孽龍歎曰：「今人有說，父不顧子的世界，果然果然！」火龍罵曰：「畜生，我滿眼的孫子，今日被你長進，敗得一個也沒了，還來怨我！」父親遂打將孽龍出來。

孽龍見父親不與他做主，遂在江岸上放聲大哭，哭道：「天，天，你既生孽龍，莫生許遜。既生許遜，莫生孽龍。」言罷又哭。這一哭不打緊，卻驚動南海龍王敖欽第三位太子。彼時，太子領龍王鈞旨，同巡江夜叉身上披掛，手執鋼刀，正在此巡邏長江，見了孽龍，認得是火龍的兒子，即忙問曰：「孽龍在此哭著甚事？」孽龍道：「吾族黨一千餘人，皆被許遜誅滅。今父親又不與我做主，我而今累累然，若喪家之狗，怎的由人不哭？」太子曰：「自古道家無全犯，許遜怎麼就殺了你家許多人？他敢欺我水府無人麼？老兄且寬心，待我顯個手段擒他，報取冤仇，有何不可？」孽龍道：「許遜傳了謔母飛步之法，仙女所賜寶劍，其實神通廣大，難以輕敵。」太子曰：「我龍宮有一鐵杵，叫做如意杵。有一鐵棍，叫做如意棍。這個杵這個棍，欲其大，就有屋椽般大。欲其小，只如金針般小。欲其長，就有三四丈長。欲其短，只是一兩寸短。因此叫如意的棍、如意的杵。此皆是父王的寶貝，那棍兒被孫行者討去，不知那猴子打死了千千萬萬、萬萬千的妖怪。只有這如意杵未曾使用。今帶在我的身上，試把來與許遜弄一弄。他若擋抵得住，真有些神通。」孽龍道：「敢問太子，這杵是哪一代鑄的？」太子道：「這杵自乾坤開闢之時，有一個盤古王，鑿了那崑崙山幾片稜層石，架了一座的紅爐，砍了廣寒宮一株娑陀樹，燒了許多的黑炭，取了須彌山幾萬斤的生鐵，用了太陽宮三味的真火，叫了那煉石的女媧，煉了七七四十九個日頭，卻命著兩師灑道，風伯搗風，太乙護爐，祝融看火，因此上煉得這個杵兒，要大就大，要小就小，要長就長，要短就短。且此杵有些妙處，拋在半空之中，一變十，十變百，百變千，千變萬，更會變化哩。」

孽龍問曰：「而今那鐵杵放在哪裡？」太子即從耳朵中拿將出來，向風中晃三晃，就有屋椽般大。晃三晃就有竹竿般長。孽龍看見，大喜曰：「這樣東西，要長則長，要大則大，那許遜有些法力，可以擋抵一二。只是徒弟們皆後生之輩，禁得幾杵，禁得幾杵？」夜叉見太子欲與孽龍報仇，乃諫止曰：「龍王千歲爺爺沒有鈞旨，太子怎敢擅用軍器？恐千歲爺爺知道，不當穩便。」太子曰：「吾主意已定，你肯輔我便同去，殺一陣來，如不肯輔我，任你先轉南海去罷。」夜叉乃不肯相助，先轉回南海去了。

卻說那太子殺奔豫章，要拿許遜與那孽龍報仇。卻怎生打扮，則見：

重疊疊鱗甲堅固，整齊齊海帶飛斜。身騎著海馬號三花，好一似天門冬將軍披掛。走起了磊磊落落滑石，飛將來溟溟漠漠辰砂。索兒絞的是天麻，要把威靈仙拿下。

卻說真君同著弟子施岑等各仗寶劍，正要去尋捉孽龍，忽見龍王三太子叫曰：「許遜，許遜，你怎麼這等狠心，把我孽龍家千百餘人一概誅戮？你敢小覷我龍宮呵！我今日與你賭賽一陣，把你拿將過來，與俺孽龍報了冤仇，才曉得我的本事。」真君慧眼一看，認是南海龍王的三太子，喝曰：「你父親掌管南海，素稱本分。今日怎的出你們不肖兒子？你好好回去，免致後悔。」太子道：「你殺人之父，人亦殺其父。殺人之兄，人亦殺其兄。孽龍是我水族中一例之人，我豈肯容你這等欺負？」於是舉起鋼刀，就望真君一砍，真君亦舉起利劍來斬太子。你看那兩個大殺一場，卻不知勝負若何。則見：

一個是九關中神仙領袖，一個是四海內龍子班頭。一個的道法精通卻會吞雲吸霧，一個的武藝慣熟偏能掣電驅雷。一個呼謔母為了師傅最大神通，一個叫龍王做了父親盡高聲價。一個飛寶劍，前挑後剔，光光閃閃就如那大寒陸地凜嚴霜；一個拋鐵杵，直撞橫衝，■瑤瑤就如那除夜人家燒爆竹。真個是，棋逢敵手，終朝勝負難分；卻原來，陣遇對頭，兩下高低未辨。

卻說真君與那太子，刀抵著刀，劍對著劍，自己牌時分戰至午時，不分勝敗。施岑謂眾道友曰：「此龍子本事盡高，恐師父不能拿他，可大家一齊掩殺。」那太子見了真君弟子一齊助戰，遂在耳朵中取出那根鐵杵來，晃了兩三晃，望空拋起。好一個鐵杵！一變作十，十變作百，百變作千，千變作萬，半天之中就如那紛紛柳絮顛狂舞，滾滾蜻蜓上下飛，滿空懂得乒乓響，恰似潘丞相公子打播槌。你看那真君的弟子們，才把那腦上的杵兒撇開，忽一杵在腦後一打。才把那腦後的杵兒架住，忽一杵在心窩一篤，才把心窩的杵兒一抹，忽一杵在肩膀上一錐，那些弟子們怕了那杵，都敗陣而走。好一個真君，果有法術！果有神通！將寶劍望東一指，杵從東落；望西一指，杵從西開；望南一指，杵從南墜；望北一指，杵從北散。真君雖有這等法力，爭奈千千萬萬之杵，一杵去了，一杵又來，卻未能取勝。

忽觀世音菩薩聞得此事，乃曰：「敖欽龍王十分仁厚，生出這個不肖兒子，助了蛟精，我若不去收了那如意杵寶貝，許遜縱有法力，無如之奈。」於是駕起祥雲，在半空中，解下身上羅帶，做成一個圈套兒丟將起來，把那乾千萬萬之杵盡皆套去。那太子見了人套去他的寶貝，心下慌張，敗陣而走。孽龍接見問曰：「太子與許遜征戰得大勝否？」太子曰：「我戰許遜，正在取勝之際，不想有一婦人使一個圈套，把我那寶貝套去了，我而今沒處得。」孽龍曰：「套寶貝者非是別人，乃是觀世音菩薩。」

言未畢，真君趕至，孽龍見了即化一陣黑風走了。太子心中不忿，又提著手中鋼刀，再來交戰。此是敗兵之將，英勇不加，兩合之中，被真君左手一劍，架開鋼刀，卻將右手一劍，斬那太子。忽觀世音菩薩急忙止住曰：「不可，不可！」真君舉眼一看，見是觀音，遂停住寶劍。觀音曰：「此子是敖欽龍王的第三子，今無故輔助孽龍，本該死罪，奈他父親素是仁厚。今我在此，若斬了此子，龍王又說我不救他，體面上不好看。」真君方才罷手。